

X272
Z445

凌霄



文艺丛刊

21



成 亨



21



凌霄

文艺丛刊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1973.

封面设计：蒋文渊

凌 霄
文艺丛刊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杭州印刷厂印刷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5 1/8 插页：4

1973年11月第一版

1973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5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3·9

定 价：0.45元

目 录

凌霄(小说)	张文德(1)
新来的女驾驶员(小说)	董文全(17)
养萍记(小说)	许鹿丰(22)
我的老师(小说)	毛 英(41)
马灯(小说)	高 江(49)
路(散文)	云 崖(62)
汽笛(散文)	朱振国(70)
“火车头”礼赞(散文诗)	叶 桢(77)
新的一步(速写)	萧 战(79)
妇女队长(革命故事)	吴文昶(91)
捡稻穗(儿童故事)	潘裕法(101)
“硬碰硬”组长(相声)	舒宏现 柴方明 全 戈(106)
从韶山唱到庐山(诗)	雨 石(119)
庄稼迷(诗)	梁 雄(127)
路 遇(诗)	祝金生(128)
第一犁(诗)	贾丹华(130)
工农兵之歌(短诗十一首)	李育生等(132)
红色航标灯(小叙事诗)	叶文艺(150)
编者的话	(160)

凌 霄

浦江县 张文德

一九七二年冬，红岭水库正进入紧张的施工阶段，工地党委书记却因病住院去了。县委决定由县委副书记崔山去接替一段时间。在崔山未到任之前，工地的工作由工地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何保生主持。

这天，崔山扛起铺盖卷，直奔红岭水库。迎面是朝东北走向的一带崇山。山那边有一条江流，红岭水库，就是要在这一条江上筑起一条拦水坝，引水到红岭山脚；再在红岭的心窝里打通一条长达一千八百米的引水隧洞，到蜂窝岩垒坝蓄水。这样，那千年流淌的江水，就能为红岭南边的几个公社造福了。这可是全县的重点水利工程啊。崔山想到这些，浑身就来劲，脚步也不由得加快了。

这时，前面有辆双轮大车正陷在泥洼里，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正在使劲拉呀推的，车子还是纹丝不动。崔山赶上几步，把铺盖往车上一甩，弯下腰，用肩膀顶了一下车轱辘，车子就滚出了泥洼。

小伙子尴尬地笑了。在后面推车的是一个胖胖的姑娘，她惊疑地朝崔山看看，那眼光中好象在懊恨自己竟忘了用托车轮这一普通方法来起动车子。她见崔山头发都斑白了，身板还挺硬朗，动作这么利索，不禁赞道：“真看不出，你对推车还很内行呢。”崔山笑了笑：“干过这一行，好歹学着点。”他见车上装的是大捆钢钎，还有几箱炸药，便猜想他们是红岭水库炮工连的。于是自然想起他女儿崔凌霄来。三年前，崔凌霄去农村落户。去年，县内务局根据崔凌霄的表现和贫下中农的推荐，决定抽调她到县棉织厂当工人。但是红岭水库工程吸引了崔凌霄，她决心再去经受新的考验。她问崔山：“组织的调动和个人的志愿怎么统一？”崔山说得很含蓄：“那你的志愿是什么呢？你把个人志愿放在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下，不就成了！”女儿理解了爸爸的意思，立即跑到内务局陈说了情由。内务局也支持了她的想法。当天下午，崔凌霄就上了水库工地。这些时间来，女儿只来过几次信。一次是要崔山买几本技术资料书寄给她；一次是说她在同伴细妹的启发和促动下，如何从碴子连调到炮工连一段事。不知女儿现在怎么样了，崔山想从侧面了解一下，便信口问那姑娘：

“你们是红岭水库炮工连的吧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你们车上装的不都是炮工物资！”

“那你只猜到了一半。”

“还有一半呢？”

“过去是炮工连，今后落什么连还没定数呢。”说着，她把手一扬，“你看，我都变成残废兵了！”崔山这才发现她手腕上裹着纱布。

前面是段上坡路，拉车的青年喊：“细妹，上坡啦！”

崔山马上记起女儿的信上提起过细妹，该不会就是她吧？
车子上坡以后，便又和她闲扯起来。

“细妹，你这手是怎么弄伤的？”

细妹抿了抿嘴，并不回答。拉车的青年却插了一句：“给别人打伤了。”崔山一听笑了：“你们工地上还打架？”

“谁说打架了，我们和石头打还来不及呢。”细妹说到这里，突然严肃起来，“同志，看来你是县里来的干部吧，我给你反映个意见。我说，你们有些当干部的就是没有认真听毛主席的话，把子女放到农村来，总是千个舍不得，万个不放心，挖空心思要给他们找个轻便工作。现在这股歪风也刮到了我们工地。”

“喔，你说说。”崔山注意地探问。

细妹说：“我们工地上有个知识青年，叫崔凌霄，她爸爸就这样。自己人还没来上任，就给女儿找了个舒适工作。看样子，我这手打伤，也是白吃冤枉。……”

崔山听了这些没头没脑的话，不觉好笑，便逗了一句：“那是她爸爸疼女儿嘛！”

细妹朝崔山膘了一眼：“哼，他女儿可不象她爸爸那样！”

“你跟他女儿熟悉？”

“我和崔凌霄一个组，怎么不熟悉？”

“那么你的手是她打伤的？”崔山认真地问。

“唔。”

“她还不会打锤啊？”崔山又问了一句。

“谁说不会，她到炮工连多半年了。我是说她爸爸眼光浅，光知道宠爱女儿，全不疼女儿的心思。我要碰到这种爸爸呀，哼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细妹忽然问道：“同志，你认识

崔凌霄？”

“唔。”崔山含混地应了一声。

细妹又打量了一下崔山，问：“你是到我们水库上来的？”

“唔。”

“是派你来领导的？”

“不，来学习的。”

“那好，今晚就来看看我们的球赛——左撇子球赛。好吗？”

崔山觉得很新奇，就说：“好，一定来！”

说时，前面拐弯路上闯出一辆车，他们的车赶忙往边上让。这时从对面来的一个人，见崔山他们的车在路边的石碴堆上颠簸了一下，便直着嗓子骂：“你们拉车的搞什么名堂，大路当中不走，偏在石碴堆上颠……”突然骂声一转，亲切地叫道：“噢，崔书记！原来是你。叫我好等啊！我接你几次都没接着。怎么帮他们拉起车来了！”

崔山见是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何保生，便说：“顺路碰上，正好和他们熟悉熟悉嘛。”说着便从车上去拿铺盖行李。何保生赶忙把行李抢到手，领着崔山往指挥部所在的山坡上走去。

“这些民工就是不爱护公家财物。我不知讲过多少遍了，总不记到心上。……”才跨出两步，何保生就絮絮地说开了，让人感到他对工作是多么负责。

这一来细妹知道刚才的推车人，就是崔凌霄的爸爸，心里一股说不出的味道。放下车就跑着去找崔凌霄。

再说这几天，崔凌霄心里烦透了。前天晚上，何保生来炮二连召开班组干部会议，突然宣布崔凌霄她们铁姑娘队回石碴连去。因为坝体清基的低段任务已经完成；往后要上一百多米高的蜂窝岩上作业了。何保生想，悬附在吊索上打炮，女同志

怎么受得了，自己作为工地领导，要对她们的安全负责。蜂窝岩崎岖高峻，选择有利的炮位很不容易。炮手又必须是既能打右手锤，也能打左手锤，要求很高。铁姑娘队只能在低段打打顺手锤，到这个关口上就要撤下来了。会上细妹和崔凌霄一再要求留下来，但何保生的态度很坚决，几乎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。他甚至有些生气了：“你们知道吗，崔书记马上要来工地代理一把手。你们这样不听话，别别扭扭的，给领导带来什么影响？”会后何保生单独找崔凌霄谈了话，说指挥部准备调她到工地广播室工作。崔凌霄没有答应。何保生向她解释说，这不是最后的决定，所以会上没有宣布，先通个气，让她思想上有个准备。崔凌霄把调动工作的事与爸爸要来工地的消息联系起来一想，心头升起一团疑云：难道这一撤，会跟爸爸来有关吗？还是何主任特意表示对爸爸的好意呢？她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宿舍，把何保生的谈话告诉了细妹。说完，就一迭声地催细妹一块上工棚去。细妹问她干什么。崔凌霄气鼓鼓地说：

“练左手锤去。要使人家用不倒，我们就得练。”细妹一听就跳起来说：“对！老炮工能打逆手锤也不是天生的。”

两人快到工棚门口，突然里面闪出个人来。崔凌霄一眼就认出是宋石匠。忙说：“宋大伯，我们想练逆手锤，来拿两副工具。你给我们指点指点吧！”

宋石匠眯起双眼，说：“我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的，早等着哩！”崔凌霄一听，心窝立刻涌进一股暖流：“宋大伯，你真好，我们心里急什么，你就给解决什么。”

宋石匠脸色黧黑，身子结实，今年五十开外，是她们学打炮的开蒙师傅。当下宋石匠便带她们走到山下，选定炮位，从步、腰、腕、眼，都一一作了指点。先是宋石匠把钎，让崔凌霄和细妹轮番学打。后来，宋石匠观阵，让她们捉对练。谁

知，崔凌霄第一锤下去，不偏不倚，刚巧落在细妹的手腕上。只听得细妹一声叫，差点痛得昏过去。这一来，可把崔凌霄吓慌了。还是宋石匠有办法，悄悄地把医生找来，给细妹包扎诊治，幸亏没伤着骨，但腕上已肿起一块紫色的疙瘩。崔凌霄怕事情闹出去，更给何主任拿话柄，就要求医生保密。宋石匠帮着出点子，说明后天他儿子要到县物资公司出一趟差，可以派细妹一起去，免得在工地上露眼。

但是何保生还是得知了情况，他干脆下了命令：铁姑娘队明天就去石碓连；崔凌霄调指挥部广播室，明天上班！崔凌霄急得跟何保生顶嘴，何保生一点也不让步：“不撤也得撤！”

这一天，不知哪里传出一些风言风语，说：“崔凌霄到底是干部子女，不会老是干粗活。听说她爸爸要来工地当领导了，总得照顾点呀！”这更使崔凌霄受不了。她为爸爸抱屈，她是爱爸爸的。妈妈牺牲以后，是爸爸一直把她带在身边，教她要象妈妈那样，把一生都献给党，献给人民。她不能容忍这种不负责任的指控。但她一时又摸不透怎么会有这个变动。有些姐妹们好心地劝她：“凌霄，听那些胡话做啥，去广播室也是为人民服务嘛。”也有人说赌气话：“细妹伤了，你也走了，铁姑娘队变做沙姑娘队，散了拉倒！”崔凌霄却有自己的想法：不管怎么样，要迎着困难上！调动的事等爸爸来了再申辩，眼下先要练好逆手锤，坚决上蜂窝岩！她已经想出一个练习的办法。

这天吃晚饭的时候，细妹突然发现崔凌霄吃饭动作异常。就说夹菜吧，她捉着筷子的手老是颤颤的，夹不大起菜来，夹起来了又颤颤地送不到口上。结果桌上撒了许多饭菜。细妹忍不住问：“喂，你怎么啦？”

崔凌霄笑笑说：“没什么，我叫左手干点轻活。”

崔凌霄在用左手拿筷呢。细妹一时呆住了。刚才细妹回工地时听说已正式宣布崔凌霄调广播室，还在生她的气呢。唉，错怪她了。细妹觉得心头一阵酸，眼眶也湿润了。

“细妹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凌霄，这下我放心了，你还在练左手，可我……”

崔凌霄说：“细妹，我有个想法，不知你可赞成。”

“什么想法，你快说吧！”

崔凌霄说：“从今天起，我们铁姑娘队用左手来干右手的话。另外，搞它一场乒乓赛。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打一场左手球，对左手进行灵敏性训练？”

“对，但还有一层用意，让何主任看看我们的决心！”

“哈，这叫做银球请战。索性贴它一张海报，还发邀请书！”

第二天，人们发现这些“野姑娘”们从吃饭拿筷，捉针缝补，到投弹练枪，一律都用左手，正在纷纷议论时，大红海报贴出来了，还送了几份邀请书到指挥部。给何主任的是单独一份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细妹找到凌霄，告诉她爸爸来了，还说已邀他参观球赛。

崔凌霄兴奋地说：“好！”把一把笤帚往细妹手里一塞，“你带几个人先去打扫一下球赛场地，我去看看爸爸就来！”

再说何保生把崔山领到指挥部以后，两人便开始了一场有趣的对话。

崔山说：“老何，工地上看来搞得挺活跃呢！”

何保生说：“活跃？不呕气就算运气了。”

“什么呕气？”

何保生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没看见门口那张海报？”

“怎么啦？”崔山饶有兴味地说：“我没看到海报，就先

接到邀请了。”

“连你也邀请啦？”何保生蹙起眉头。“唉，胡闹！”

碰巧给来指挥部找爸爸的崔凌霄听见了。她砰地一声推开门：

“不是胡闹！是正正当当的。爸爸，你应该去，何主任也一定要去。”她把“一定”两个字说得很重。

崔山欣喜地看着女儿。你看她是何等坚决和自信啊！

何保生不免有些尴尬，但很快把话题一转：

“噢，崔书记，我还忘了告诉你一件事。我们已把崔凌霄同志调指挥部广播室。对知识青年我们应该爱护嘛。明年大学招生，他们这批人正是对象，该替她创造一些条件了！”

崔山不露声色地说：“老何，现在我们不忙研究这个事。这场球赛既然有邀请，我看还是应该去。你带着我，让我去熟悉熟悉人也好嘛！”

何保生见崔山有兴趣，少不得奉陪，转念觉得正可拉着崔山一起做点铁姑娘队的思想工作，所以也就爽快地答应了。

晚上，左撇子球赛开始了。屋里熙熙攘攘挤满了人。当何保生带着崔山进去的时候，人们一齐投来了审察与期待的眼光。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场球赛的用意。

崔山认真地注视着场上的比赛。老实说，球艺并不精采，甚至很不熟练，但吸引人的并不在这方面。他还特别注意观察观众的反映。他发现有一个腰粗肩宽的老人反映特别强烈。不管场上球打得怎么样，他都象孩子般地拍手呼号。崔山一打听，才知道他是宋石匠，是崔凌霄她们的师傅。

崔山从人群里挤过去，走到他的身后，说：“宋师傅，球打得怎么样？”

宋石匠以为是边上的人和他搭话，便随口答道：“好哇，

你别以为她们真是在玩球，她们是为练逆手锤啊！”

崔山说：“这和打锤有关吗？”

宋石匠说：“怎么没关系。左手在右手后头跟惯了，领不了头，让它多使使，不就顺啦！”

崔山说：“这么说，领导应该支持罗？”

宋石匠还是双眼盯着场上不放，说：“这就看新来的崔书记态度了。”

这时边上有人捅了宋石匠一下，宋石匠一回头，见是崔山，不觉愣了一下：“啊，是崔书记——”

崔山说：“叫老崔吧。”

“噢，老崔，”宋石匠说：“孩子们不错呢，你们领导可不能泼冷水啊！”

“对，还要发扬这种精神！”崔山把“发扬”两字说得当当有声。宋石匠使劲地攥住崔山的手，再也没有话要说了。

这时，球赛已经结束。只见崔凌霄跳上凳子高声喊道：

“同志们，等一等，还要献丑一下：练左——手——锤！”

崔凌霄话一落音，细妹已把一捆钢钎、榔头背了进来，往地上当啷一放。

何保生一看急了，大声喊道：“小崔，细妹，你们别胡闹了，再打伤了手，我又要批评了！”一面走近崔山：“崔书记，你说一下吧！”崔山点了点头：“好吧！”

何保生高兴地挥挥手：“大家静一静，听崔书记讲话。”

场上顿时寂静无声，静得连心脏的跳动也似乎能听到。崔山的语调沉着有力：“我很高兴，初来工地就看到这场精采的球赛。同志们都知道了，铁姑娘队打这场球是为了训练左手的投准能力，好上蜂窝岩。这场球打出了无所畏惧、争取胜利的精神。这正是工地上所需要的。往后，工程越来越艰巨，就更

需要这种精神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朝何保生看了一眼。“何主任也是理解你们这种精神的，只要你们注意安全，他就放心啦！”

这时，场上一片喧哗。细妹她们高兴得又是嚷，又是跳。宋石匠一把拉住崔山：“老崔，你把我心底里的话都说出来了。明天我带她们上蜂窝岩！”

这时崔凌霄跑到崔山跟前，扬起手里的榔头：“爸爸，我的工作怎么样？”

崔山见女儿这副神态，心里甜滋滋的。回头对何保生说：“老何，让她和铁姑娘队在一起吧。好钢是炼出来的！”

崔凌霄抹一把湿润的眼角，转身就跑。

细妹想到路上的对话，红着脸挨到崔山面前，说：“崔书记，我心直口快，你见怪吧？”

“不！”崔山笑着，“你的意见提得很好，可以引起我的警惕嘛。”

今天，崔山一早就来到蜂窝岩下。铁姑娘们早已准备停当，神采飞扬，争着先上，最后还是让崔凌霄抢了先。细妹因为伤未全好，捞不到上，只得撅着嘴做些地勤工作。

崔凌霄面对陡峭的石壁，暗暗对自己说：“崔凌霄，你不能胆怯，你是在向人民，向党汇报锻炼这一课呀！”宋石匠最后一次检查了吊索，发令了：“上！”崔凌霄抿着嘴，屏住气，一把攥紧白棕索，一脚一脚踩着冻滑的石壁往上攀升。白棕索上的冰开始融解了，刺骨的冰水沿着臂腕往胸窝上淌，崔凌霄打了个寒颤。升到五十米的地方，她开始觉得头有些发晕。这时耳边响起了爸爸的声音：“凌霄，大胆、沉着，继续往上攀登！”崔凌霄顿时心头一亮。正巧这时宋石匠也上来了，向她投来了鼓励的目光，这更给崔凌霄壮了胆。她象钻天的鹞鹰，一个劲往上升！

崔山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。回忆把他带到二十几年以前。那是渡江前夕，他们的部队驻在长江北岸，崔凌霄的妈妈李洁也恰好支前来到。他们谈到全国的胜利，也谈到初生的孩子，期望着这孩子将与新中国一道成长。不多久，渡江战役打响了。在红旗插上紫金山麓的前夕，崔凌霄的妈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那时女儿才生下五个月，她没有见到女儿的成长。……而眼前，女儿正一步步往岩峰攀登，多象当年走在支前路上的妈妈啊。两代人的足迹在崔山的眼前连接重迭起来了。

崔山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。他不是一个崔凌霄的爸爸， he现在是工地党委书记，贫下中农把这么些勇敢的孩子交给自己，他该做些什么呢？崔山想，应该马上召开一个党委会，把铁姑娘们从银球请战到上蜂窝岩的生动事例好好研究总结一下，在全工地推广她们的经验，让工程的进展乘上飞马！

山谷中一阵喧闹打断他的思路。女儿正在蜂窝背上向他高喊：“爸爸！——”崔山微微地笑了。

一个月以后，一个以脚踏实地，敢于胜利，夺取工程新跃进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，在全工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。无论是围堰、大坝清基、引水隧洞等几个主要工程，进展都大大加快了。

这时何保生看到工程进展顺利，情绪也特别高。他承认崔山支持和发扬铁姑娘精神是完全对的。并且主动提出由他去抓铁姑娘队这个典型。他确实经常跑去鼓气加油，勉励她们保持榜样的本色。

可是到了春节前几天，铁姑娘们偏偏又翻了花样，要求把她们从蜂窝岩上撤下来，调去引水隧洞出碴。把个何保生弄得哭笑不得。他想，这一次一定要掌握原则，严格要求，说什么也得让她们安心在蜂窝岩干下去。

这天，崔山也得知了这件事。可他与何保生的想法不同。原来崔山下午在引水隧洞发现工作程序产生了新的不协调。因为前段时间进洞才三、四百米，炮烟出洞来得快。烟团一消除，出碴立即可以开始。现在则不然，进洞已达七百米，加上自从开展竞赛运动以后，炮工火力加强了，2.8米的面积上要装三十个炮，烟团拖了一百五十米以上，没有四十分钟，烟团根本排不净。民工们为了争取时间，都不等烟出完就进洞出碴。可是一个人要那么在那么长的烟团中推车，怎么受得了？有的几趟跑下来，就呕吐或者晕倒。见着这些，崔山犹如针刺那么痛心。正当他在给一个呕吐的民工洗脸的时候，宋石匠带着崔凌霄来了。

宋石匠一见面就说：“老崔，增加一个班吧，两个班轮流进洞，就可以多在洞外吸一会新鲜空气，再进洞就顶得住。”

崔山其实也在这么想，但一想到人力那么紧张，他又难住了。

宋石匠说：“老崔，你是在考虑人力调转不过来吧？”不等宋石匠说完，崔凌霄递上一份报告：“爸爸，我受铁姑娘队的委托，前来请战！”

崔山想了一会：“好吧，我和何主任去商量一下。”

崔山回到办公室，把刚才的情况对何保生说了一下。何保生不由一愣，说：“你如果同意撤，那目前这个运动还要不要开展下去，这个榜样还抓不抓？”

崔山说：“当然要抓啊，还要抓到底。老何啊，我们正好在不同的战线锻炼她们嘛。现在没有战争的硝烟，也该让她们熏熏山炮的硝烟嘛！当然也不叫撤，是让她们去协作，这本身就是一种风格的发扬。也许隧洞还比蜂窝岩更能磨炼人。”